

鄉土材料

※※※※※※※※※※※※※※※※
※ 內 部 材 料 ※
※ ※ ※ ※ ※ ※ ※ ※ ※ ※ ※ ※ ※ ※ ※ ※
※ 不 得 外 傳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集

中共井岡山市委党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

一九八五年三月

访问记录目录

时间：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共：

- 1、访问贺敏学记录整理 1
- 2、邱石秀老人回忆有关王佐的情况 8
- 3、叶有发老人回忆遄步哨等情况 13
- 4、访问李珍珠记录 18
- 5、访问李丁林老人记录 24
- 6、访问罗秋开回忆记录 37
- 7、访问罗月英记录 47
- 8、访问王子华、罗月英谈话记录 50
- 9、访问王寿山回忆记录 55
- 10、访问罗月英谈话记录 58
- 11、卢诗福老人谈卢继凤家史 61
- 12、访问林仁贵老人记录 63
- 13、访问卢绍勋老人记录 67
- 14、卢诗芳老人谈卢继凤家史 69
- 15、访问李立同志谈话记录整理 71
- 16、邹贵章回忆井冈山斗争 75

当时，王佐部队的农民自卫军，这次劫狱斗争先是由王兴亚部队在永新的北乡与国民党李乙燃部队打了一仗，把李乙燃的部

访问贺敏学记录整理

时间：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七月三十一日共三次

地点：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宾馆一号房

参加访问者：李蕊珍、陈国禄、王勤、王国娥

整理者：李蕊珍、陈国禄

我们家是永新万年山区黄竹岑村。我们全村当时有10多户人家。最多时达30——40户。由于我们几个人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杀先后达七次。最后全村的房屋也全部被烧毁了。只剩下三个小孩。三个母亲。我的父亲也是县里的官。因为我父亲有点名气。因此我们参加革命也有了个掩护。我父亲有三兄弟。两个弟弟被杀害了。现在统计永新是有烈士七千多人。我估计还远远不止。光说我带出来的队伍就有四、五万人了。永新县（李立：大革命失败后是三十二万人。刚解放时是二十一万）为革命共牺牲了十一万人。

我是1926年入团，1927年加入共产党的，1927年上半年我被关在永新县监狱里，那时我把狱中党内的同志串联起来组织内应。狱外由贺子珍等组织暴动准备工作，以内外策应进行劫狱活动。

当时永新暴动的情况是这样的：王兴亚的部队是主力，是安福农民自卫军；另外有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农民自卫军。这次劫狱斗争先是由王兴亚部队在永新的北乡与国民党李乙燃部队打了一仗。把李乙燃的部

队消灭后才进城。实际上永新城内敌人只有一个排的力量。他们没有打什么。王兴亚刚到。袁、王部已先进了城。我们发动了几百农民参加这次暴动。当时吉安县的党组织。不知称吉安地委还是吉安特委（我印象中是叫吉安特委）。贺子珍是吉安特委委员，妇女委员会书记，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特委被打散。她从吉安回永新与我们组织了这一次劫狱斗争。赣西南总工会主席陈赞贤和一个叫梁一清的也参加了这次劫狱的组织工作。

那时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有四百多个，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例如贺灿珠、张友今、胡波（又叫胡国怀），胡波曾是黄埔学校的军代表，还有一个学生代表叫张友进，他们是来与李乙燃谈判，要求释放我们的，结果被搞了。监狱里还有一个叫段锡光的，不是党员，还有一个叫刘矮古的人，是遂川人，赤卫军的付大队长。刘真没有参加暴动。王怀也没有参加永新暴动。我们打开永新后，他派人来告诉我们他有病，是我们在撤离永新时用担架抬到宁冈茅坪的。刘真当时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毛主席到了三湾后，我们才派人去找到他的。

永新暴动后恢复了县委我任县委书记。暴动后敌人大部队来反攻，我们考虑到王兴亚是湖南人，湖南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于是就要他带部队去湖南醴陵一带活动。（后来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且在安源张家湾会议时，遇到了主席。毛主席就是通过他知道井冈山的情况的，要不然毛主席怎么会知道有井冈山的？而我与袁文才是同学，我的话他还能

听一听，因此就叫我和袁文才部队一起到茅坪来，这样分散有好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两个地方可以互相呼应，万一不行，总有一个地方可以胜利。在毛主席上山以前我们一直在宁冈休整，永新县委也拼到袁文才他们一起去了。我们这时遭到了敌人三次会剿，毛主席带队伍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又遇到三次会剿，我们反会剿的敌人主要是湖南的，因此我们是永新最早的一支武装力量，最先是万年山区，以后发展到小江区，九陇山，西乡，北乡，八都等区乡。

永新暴动胜利后，恢复了县委，成立了赣西农民赤卫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永新城。王兴亚为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为付总指挥。我主要工作在袁、王部。袁、王部队实际上有三部分力量，我带了两、三千武装准备编入王佐部，他怕我们超过他的力量不敢接受，只编进了一部分。袁、王升编为二团时，我是二团的党委书记，以后打下新城后，毛主席派何长工来袁、王部，但他来了二小时后就去井冈山了，不在宁冈。毛主席还派了宋任穷来袁、王部，他是兼团委书记，当时何长工当党代表只是内部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我们那时团部设在巽市。

新城战斗后，我才回到永新。不在袁、王部了，那时我主要搞部队的游击工作。大概叫游击十三纵队或者叫游击十四纵队。刘作述是师长我当政委。我们以后攻打吉安打了八次，那时我的游击纵队被改为三军九师，记得有一个叫贺曙光，还有一个叫龙忠桂。七师师长是徐彦刚，我的弟弟也在打吉安战斗中牺牲了。以后三军九师转入到十七师了。红

五军第三大队就是我带的游击纵队，红四军下山后我在永新工作，以后又到闽、粤、赣一带，是长征开始的第二年去的。袁文才下山后半途逃回来，成为杀他的一个借口，袁文才是红四军付参谋长，朱八戒（朱云卿）是参谋长。

鄱辉是游击大队付大队长，他们后来跑上山的。

九陇山突围的情况，你们可以找一下谭家述。

毛三席上山后，召开了莲花、永新、宁冈等几个县委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这个会议开始在茅坪开，后来转到象山庵，贺子珍当时就住在象山庵。

1927年12月从茶陵回来后我参加了教导队。这个教导队队长是吕赤，由附近几个县的县级干部参加学习，我在那里当了学员，但是学了没有多久就去打仗了。

新城战斗后，我就回到龙源口成立了苏维埃，当时成立苏维埃很简单，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推选到谁，大家表示同意就当选了。这时永新党组织只有西北特区，东南特区，还没有县委，后来转到小江去了。

我们当时开始是万年山区根据地，这个地方靠井冈山，经白水、白沙就到了井冈山，另外还可以翻七溪岭上井冈山。另一个根据地是九陇山，九陇山这一边是永新，另一边是宁冈，地形很好，以后根据地就多了，有七都山、八都山、西乡山等。

当时暴动队只有几个地方有，成立暴动队是有暴动对象的，一般暴

目的，只有1——2次暴动就算完成任务了，例永新暴动后，暴动队就没有了，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永新暴动队是到龙源口战斗后才结束的。象大井成立什么暴动队，它对谁去暴动？永新县暴动队，我是总指挥，赤卫队总指挥也是我，全县只有几个地方有暴动队。

毛主席带队上井冈山后，我们有一次行动到桂东、桂阳等地，当时王佐、何长工没有去湘南，如果他们去了湘南，是从哪里出发，又经过哪里？做了什么工作？会师时，我还在桂东。湘南这些男男女女都是我们带上来，湘南暴动部队从酃县两边走，我们从东面去接他们，所以没有碰到他们。

（7月30日下午陈国祿、李蕊珍交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事纪给贺老总意见后贺老说了以下一段话）

你们写这些东西，应该写清楚，要追根寻源。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能上井冈山，主要是与我们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有基础有关，当时宁冈有龙超清、刘辉霄等人坚持斗争，王佐是我们团结进来的，你们写这段历史，要联系到宁冈、永新的情况，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同意，毛主席是进不来的，没有莲花，宁冈、永新基础，毛主席来了井冈山也站不住脚的。加上上井冈山前毛主席通过王兴亚的汇报，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了，因此毛主席上井冈山是很自然的事，毛主席不是神仙，也不可能突然从天下飞到井冈山来的。主要是有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支持的缘故。

袁文才、王佐部队被编为三十二团后，我任党委书记，宋任穷为团委书记。团部的宣传委员是宛希先，还有胡拍衡，谭震林任过工会主席，蔡会文是任过农民乡主席，宣传科长是傅拍怀。

此时陈正人带了五条枪成立了遂川县赤卫队。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宣传要突出宁冈县委龙超清、刘辉霄，要突出宣传王佐。宁冈宣传要突出袁文才。实际上茨坪这里打仗打得很少。毛主席在这里只来过三次，第一次是来看王佐，以后打下永新后来过一次，第三次是1928年从桂东回来路过一次。每次来最多住一星期，总的住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月。你们大井那栋房子，怎么又当医院又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呢？可能吗？如果是先后在这里还差不多，另外王佐是这房子的主人，怎么会住到偏房去了呢？山上有几个王佐，他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他会住偏房吗？

井冈山的斗争应该说袁、王被杀才算起了变化，杀袁、王是永新县委王怀、朱昌偕等这些人要负责的。

我对二团的工作也是一步步来的。开始是公开放假，到了晚上七点就可以允许他们本地人回家，后来改为一个星期一次，叫过星期六。本地人回家，永新人不回家，但给他们自由后来才逐渐改变过来。

（问：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是否为彭文祥？）我记得彭文祥是个农民，不识字，梅花人。

当时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冬天时我们还穿了一套单衣真是胡丝

被儿加斗篷。

邱石秀老人回忆有关王佐的情况

1929年时本来要我去南昌开会。讨论时大家认为我的熟人多容易暴露。结果就叫刘真去了，开会结束后在路上，在上轮船时，被一个叫龙庆楼的发现了，要抓他，刘真跳到江里还是被捕了，我们在刘真被捕后，县委准备用棺材以调包计的形式来搭救刘真同志，结果没有成功。

当时永新拿山有反动地方武装严学光、刘少基，与我熟悉，是同学所以商议互不侵犯。我常常可以派人送信，到那里去取东西，运粮等工作。

黄洋界保卫战中使用的是一门炮，是我从小井的仓库里找到的，并且从小井伤病员中挑选了一名炮手打的，三发炮弹只打响了一发。

井冈山时期的部队后勤工作，开始由杨至诚负责，以后由我与杨至诚搞过一段，最后由范树德和杨立三搞的，范树德穿的很漂亮。

我们在那里过的年，王佐讲：井冈山的群众现在很苦，房子也没有住，也没有东西吃，我们再苦也要帮助他们过好一个年，所以从荆竹山到白银湖以内五大哨口之内的人，见人头，每人发一块银元和三斤猪肉过年，这是我亲身经历和知道这回事，后来彭德怀回来发银元是在茨坪北边的小桥上，过一个人发一块银元，清点了井冈山还有多少人数。

关于王佐是谁生的和他们怎样从下七回到下庄的事，我是民国十七年嫁给王佐姐姐王光妹的儿子石春发的，我外婆范辰妹后来常给我详细讲过这些事，当时的目的是她教我们成家要有计划要有主意，因此她什

邱石秀老人回忆有关王佐的情况

时间：1984年10月30日

地点：白银湖邱石秀家中

访问人：井冈山县委党史办：李蕊珍、李春祥

（邱石秀老人，现年74岁，系王佐的外甥石春发之妻，一九二八年井冈山斗争时期，石春发是王佐的随身卫兵，邱石秀则长年居住在王佐家中，作为王佐整个家属的一员随王佐部迁居茨坪、斜源、新城等地，有些情况是她亲身经历和接触到的，有些情况（如王佐的家世等）是她由外婆范辰妹（王佐母）直接讲给她听的，现在她反复回忆起来的，这是第一次访问她时，她的口述记录。——李蕊珍、李春祥）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进剿井冈山后，王佐带着家属到宁冈的斜源村，我们在那里过的年。王佐讲：井冈山的群众现在很苦，房子也没有住，也没有东西吃，我们再苦也要帮助他们过好一个年，所以从荆竹山到白银湖以内五大哨口之内的人，见人头，每人发一块银元和三斤猪肉过年，这是我亲身经历和知道这回事，后来彭德怀回来发银元是在茨坪北边的小桥上，过一个人发一块银元，清点井冈山还有多少人数。

关于王佐是谁生的和他们怎样从下七回到下庄的事。我是民国十七年嫁给王佐姐姐王光妹的儿子石春发的，我外婆范辰妹后来常给我详细讲过这些事，当时的目的是她教我们成家要有计划要有主意，因此她什

么说，甚至连男女之情不好说的话都对我讲过。外婆讲：当时下庄外公（王樟生）搞得好穷，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还讨过饭。外婆生下官保（秃头）官秀牯（拐脚）和光妹后，外公死了，几个孩子慢慢长大。外婆那时还很年轻，又很漂亮。她经常到黄埭、下七一带去采米，以后就随下七的卢继凤生活了。还在下七开过豆腐店，在卢继凤那里生下了王云龙、王佐和斗乔。卢继凤的前妇还生了一个儿子，姓卢，不知叫什么名字。不几年后，卢继凤病死了，外婆在卢家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卢姓是大卢人家，家里也很有东西。后来，下庄的几个孩子到下七要外婆回去，外婆讲不好公开回来，她就想了个计策。由下庄姓王的人包括官保几兄弟，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一齐到下七，把卢家的东西能挑着走的都偷偷地挑回下庄来了，并把王云龙、王佐、斗乔几个孩子也全部带回下庄，把卢家所有房门都上了锁。第二天，外婆自己把身上、手上的皮肤撕破，还用绳子捆自己的双手留下绳子印，第二天半天不起床，装呻吟。卢继凤的儿子来叫阿娘，她才起来。卢子见她这样，便问怎么回事。外婆就将昨晚上庄王姓几个兄弟及家族上人来下七挑走东西，带走几个孩子及要她回下庄她不回去，反被他们捆住，不能走动的话说了一遍。卢子信以为真，安慰她就住在卢家，他会负责她的生活，并认她作为亲娘。外婆又在下七卢家一个多月后，提出在下庄那边有六个孩子，大的还未成家，小的只有几岁，还是回下庄为好。卢子也就让她自己回来，并讲逢年过节还会送东西给她。这样外婆也就从下七回到下庄，重新安

家和几个孩子一起生活了。后来外婆死了，卢子还送了十个盆景来吊丧，并亲自到下庄戴孝送葬。这个人还是有良心的人。他的长像跟王佐一个样。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死了。王佐对卢家也不错。他当绿林时，在黄坳、车坳一带吊土豪，烧屋，就是不动下七姓卢的家里东西和人。下七整个村子也得到保护。

当地的土籍人主要居住在茨坪、土岑、坳背、刘家坪。王佐平时是讲客家话，但在家里讲本地话。他的老婆罗夏英，大嫂罗月英是本地人，所以在家里他是讲本地话。下庄主要是姓范，姓李和姓王的三姓。范和李姓是客家人。王家是那里来的，我就不清楚。

我的婆婆王光妹那时是在王佐家里专门管家的。她会说会算，很有能力。王佐把家不交给嫂子和老婆管，而是交给我婆婆王光妹管。主要是管钱财，管人情客住。凡是王佐家里外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她来管的。我的公公石丙祥是在王佐部里当事务长，当付官，是专门给他的部队管财务的。我的丈夫石春发开始是在他的身边当卫兵，后来当他的传令兵。敌人进剿井冈山后，一次在菲来坑，敌人来了，他叫舅舅快走。石春发接过枪和敌人接火，枪管都打破了，掩护家属们转移。这一次敌人只打死王云龙的一个小女孩子。

王佐那时对小井住的伤兵特别的照顾。他每天要从茨坪带着石春发等人到小井去看一次伤兵。到了小井，他一个一个的伤兵都要亲自看一看。问一问。他常讲：这些红军伤兵救了我们井冈山人。是为我们井冈

山人民出了力，受了伤，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所以他总是带一个包，装着药和从打土豪得来的人参送到医院去给伤兵吃。他还要井冈山的群众很好地护理伤病员，搞好卫生。小井的那些伤兵很感激王佐，常说：好得王帅长照顾。要不然，我们的命都没有了。王佐还要求伤兵能走的要出来走一走，能起床的也要起来移动一下，不要老睡在床上，这样伤不容易养好。

王佐打来的土豪是关在茨坪西边一个山沟里的大棚里，据说关过好几百人。但是我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是在现在井冈山小学的后边山沟里那个地方。凡是抓来的土豪，王佐要他与血书回去派人送钱来。取土豪身上的血是刺破耳朵或手指，写完血书后，王佐又叫石春发把人参嚼烂贴在出血处。这样即不痛又能止血，如果土豪讲还有痛又继续给他贴上人参，直到他不痛为止。

那年王佐在永新被杀后，他的部队有部分是怎样逃回来的呢？那是这样的。当时王佐去永新前，把家属都带到宁冈的源头那边一个柿岑村里，留下二十多条枪叫王云龙保护家小。我也在那里。去永新的还有一个艾连长，他住在永新城里时，先看了看城内四周，发现有一个小巷子可以通外面。那天晚上袁文才、王佐、刁飞林被打死时，艾连长带着一部分队伍和彭德怀的部队混在一起分不清了，枪又不断在响，艾连长就喊“往左边走”。结果有一部分王佐的兵跟着艾连长从那个小巷子里跑到城外来了，他带着兵就回宁冈，经过新城到柿岑。我们这些家属听到

王佐被杀，就哭个不停。王云龙带着家小，过黄洋界，后面追兵追来，很多人的包袱都掉到山沟里去了。回到小井，群众准备了粥，大家一边哭一边准备吃点东西，追兵又来，结果又迁到茨坪，追兵追到茨坪，艾连长和王云龙又带着我们家小到土岑山后的梅子坑，追兵没有来了，就在那里搭了一个山棚。后来王云龙把从茶陵抓来的土豪罗克绍放回去，并和国民党接上了头，就开始反水了。

王佐的那支起家的九响枪是船底坑牯矮子帮他到湖南那边买回来的，牯矮子会缝衣服，同王光妹有私情，所以对王佐是很忠诚的，叫他去买枪也就可靠，因为那是手掌心内的人。（牯矮子名叫石官华——访问者注）

我和石春发结婚后一直在王佐家，当时是住在茨坪现在井冈山小学前面的土房子里，王佐的司令部也在对面，到处都是兵，有好多枪，王佐同王云龙的家属有二十多人，王佐不让我们出外面去，怕出事。因此我整天在家里看家和外婆、王光妹婆婆在一起，丈夫石春发是经常不离王佐的，除了上厕所外，王佐到那里他也到那里，这个人很机灵，能跑得一只狗赢，喜欢喝酒，打仗很勇敢，王佐死后，他跟王云龙跟了两年，以后我们在茨坪黄竹坝做了一个房子，开个小店，靠做做小卖生意过日子，石春发只活到38岁，在解放前夕病死了，我生了六个儿子，只剩下三个，一个老二叫石柱兴在大船老家，现在身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石兰青，一个叫李少明，是过继给后夫的。

叶有发老人回忆递步哨等情况

时间：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下午

地点：白银湖中村

访问整理人：李春祥、李蕊珍

- 主要内容： (一) 关于递步哨的情况
(二) 关于王佐带兵去烧尹道一尸体情况
(三) 攻打高家的情况 (四) 关于打黄坳

叶有发，现在七十九岁，当年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三十二团二营四连战士、通讯员。袁、王被杀后，躲入深山一年多，后回家务农。

关于递步哨的情况：当时我们白银湖是第五乡，犁坪是第六乡，罗浮是第七乡。在根据地内每个乡都建立了递步哨。每个递步哨一般由六至七人。都是当地忠实、可靠的青年农民。他们要能吃得苦，随叫随到。有时半夜也要去送信。递步哨的主要任务是送信，送东西。有时还去白区探听敌人的消息。我们白银湖的经常到拿山一带去探听尹道益（也叫尹在中、尹子柱的挨户团的情况。我当时去过山下有十多次。因为我有小妹妹嫁在土山，经常以探亲或挑担箩筐去买谷子的名义下去。去的时候一般都是二个人。有一次好危险，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了。当时尹道益的兵扎在石门。他们进到窑前这边来了。我不知道。后来发现下面的挨

户团从旗罗坎那边来了。我在神州陂（即现在的罗洋商店的地方）被上面尹道一的敌人发现。他们打一排枪过来，没有中弹。我就挑一担角箩插到坪头绕山回来了。这次我们主要探听敌人扎在那里，有多少兵，增加了多少枪。摸清情况后再向营部汇报。我送信最远的地方还到过小井、大井等处。

后来我们探听到尹道益的兵扎在源前，尹道益在土山偷了一个女人叫长妹子，经常会去土山。这样，王佐就派了由排长石李保带了一排兵从坪头，江雨到现在的水电站（当地人叫榨州）去敌人的后方。王佐又派了一排人带十多条枪跑到源前去引敌人，边打边退，退到土山这边来。尹道益骑一匹马来到旗罗坎，下马后站在一棵大何树底下的石头上指挥作战。他叫喊：要把土山那些王佐的土匪搞掉，这时石李保带着一些人从后面赶来。尹道益以为是泰和的挨户团来援助，就讲：我是道益，你们快上去。石李保他们听说是尹道益，便对答：我正要找尹道益。话刚落，一刀刺过去，把尹道益杀死，割了他的头，用土筐抬着上山了。

杀死尹道益三、四天后，王佐估计拿山挨户团会给他做好事（送葬），就想乘机把挨户团搞掉。王佐就带四、五连和农民几百人，我也去了。到拿山山田坎去烧尹道益的尸体。我们一到山田坎（尹道益的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却发现新堆了一大堆的砖，四周是用旧砖围着。王佐命令把旧砖折开，里面又是一堆新砖，再把新砖搬开，里面是一付新油

的棺材，打开一看，果然是尹道益的尸体，没有头，做了一个木头的假头放在脖子上。这时王佐就叫我们把他们准备烧砖瓦的茅草堆起来，放一把火，把尹道益的尸体放在里面去烧，然后把我们的兵撤退到南城陂姓王的家那边休息搞饭吃。王佐站在高处看山田坵，发现有人在救火抢尸。王佐又命令部队再冲到山田坵，那些挨户团和群众冲散，挨户团也给打败了。

当时在拿山那边的挨户团共有四个，一个是上部的尹道益，他的力量最强，人也多，有一百多条枪，一百多人，下部是刘克安的挨户团，泰和那边有高严、高功二个挨户团。

敌人进剿井冈山时，桐木岑哨口有第五军的一个周排长，一天他从坵上端个茶碗到哨口上去，正好雾散了，敌人打一排枪过来，周排长被打死了。是我同一个叫王乙发的人把他埋好的，他把周排长的大衣穿回来了。

当时我们搞通讯工作是没有钱给的，因为我们当时全家人都是吃公家用公家的，男男女女都要做事，年青人送信，到哨口送饭，年纪大的就在家削竹钉，送到哨口上去插在路的两旁，防止敌人进来。

王佐当时部下的几个主要管事的是刁飞林他是连长，王槐生土山人，当文书，张厦生坪头人，当事务长。

二八年十一月底（农历）王佐带四、五、六三个连，二十八团和红